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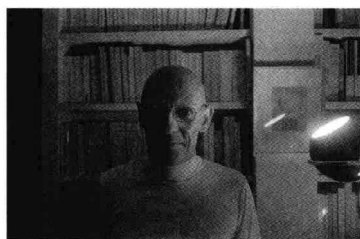
再见福柯

Michel Foucault

福柯晚期思想研究

黄瑞祺 主编

黄瑞祺 主编



再见福柯

福柯晚期思想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 / 黄瑞祺主编.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4
ISBN 978 - 7 - 308 - 05886 - 5

I. 再… II. 黄… III. 福柯, M. (1926 ~ 1984)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335 号

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 黄瑞祺 主编

策划编辑 钱济平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出 品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出版中心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62 千字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5886 - 5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主编序 黄瑞祺 (1)

上编：思想析论

自我修养与自我创新：晚年福柯的主体/自我观 黄瑞祺 (9)

修养与批判：福柯《主体解释学》初探 何乏笔 (35)

自我的去作品化：主体性与问题化场域的福柯难题 杨凯麟 (57)

福柯晚期主体的形构与转化 黄冠闲 (78)

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 李 猛 (104)

福柯之死及其生死观 黄瑞祺 (140)

下编：对照、比较以及申论

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阿道与福柯修养论之差异 何乏笔 (161)

权力与正常化：由《精神医疗权力》迈向

《不正常的人》 林志明 (181)

“魔鬼”或“分身”：福柯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 万胥亭 (210)

福柯与精神分析：承继与批判 高荣禧 (227)

福柯的“何谓启蒙”与波德莱尔的“可逆性辩证” 陈泓易 (253)

福柯论萨德侯爵之情色语言：古典时期语言的终结？ 赖军维 (272)

未来的哲学：论福柯的西方主义与翻译问题 苏哲安 (297)

Contents

Editor's Preface Richard R-C Hwang (1)

Part 1

Self-Cultivation as Self-Innovation: The Concept of Subject

and Self in the Late Foucault Richard R-C Hwang (9)

Self-Cultivation and Critique: On Foucault's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Fabian Heubel (35)

The Un-working of the Self: Foucaultian Aporias in Subjectivity

and the Field of Problematization Kailin Yang (57)

The Form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 in

Later Foucault Huang Kuan-Min (78)

Foucault and the New Analysis of Power Meng Li (104)

Foucault's Death and His Aesthetic View of Life, Death,

and Suicide Richard R-C Hwang (140)

Part 2

Self-Discovery or Self-Creation: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oucault's

and Hadot's Conception of Self-Cultivation Fabian Heubel (161)

Power and Normalization: From *Psychiatric Power* to

Abnormal Lin Chi-Ming (181)

Demon or Double: Foucault's 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Hsuting Wan (210)

- Michel Foucault and Psychoanalysis: Inheritance and
Critique Kao Jung-Hsi (227)
- Reversibilité: A Dialectic on Foucault's "What is Enlightenment?"
and Baudelaire's "Reversibility" Chen Hungyi (253)
- Foucault on Sade's Erotic Language: A Break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Jun-Wei Lai (272)
-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Foucault's Occident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Jon Solomon (297)

主编序

黄瑞祺

我无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为了摆脱自我脸孔而写作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变。

——福柯

……主体必须被改变、转化、易位，而到某种程度变得与其自身不同了，以拥有进入真理的权利。

——福柯

……知识能改变我们，真理不仅是一种解读（解释）世界的方式（或许我们所谓的真理根本无法解读任何东西），而且假若我知道真理，我将会被改变。

——福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大学》

福柯学俨然是跨世纪的一门显学，例如在谷歌（Google）入口网站搜寻，“Michel Foucault”（英文）项下有将近两百万笔（1890000）数据，“福柯”（简体中文）有三万多笔（35800）数据，“傅柯”（繁体中文）有七千多笔（7010）数据，而另一译名“傅科”则有将近四千笔（3820）数据。上述还只是英文、中文网络的数据，其他语文以及纸面印刷的数据都尚未计入。

目前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记录正在陆续出版当中，预料将会继续

刺激福柯研究的兴趣和动能。^①

—

福柯是一位求新求变的思想家，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断地“摆脱自我”，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思想有所转变，“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变”（1988：ix）。他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对自己过去的思想及著作提出检讨、批评。所以他晚年思想有较大的转变，就不足为奇了。^②

1976年福柯出版《性史》的第一卷《认识的意志》，知识界期待他将陆续出版其他卷册，结果一直到1984年6月他去世前才亲自校竣出版《性史》二、三卷。这的确是个不寻常的现象。而后来出版的二、三卷与第一卷及之前的著作有相当大的差异，过去的重点摆在知识/权力的主轴上，现在则转移至自我或自我关系（self-relation）上；在写作风格上也从过去华丽炫目而趋于素朴清晰。细读《性史》二、三卷的读者可以发觉和福柯早期著作迥异，其间的差异（强调重点上和文风上）或许可以用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的一个概念“认识论上的断裂”来了解。在这期间（1976—1984）他从事许多演讲（在法兰西学院以及几个美国大学）、访谈^③，透露他思想上的转变。

—

福柯晚年关注一种“自我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并不关注超验主体

^① 已经出版的演讲记录有四种：即《必须保卫社会》（1976，1997）（括号中的两个时间，前者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时间，后者是出版时间，下同）；《不正常的人》（1974—1975，1999）；《主体解释学》（1981—1982，2001）；《精神医疗权力》（1973—1974，2003）。尚在排印中的有九种。

^② 他说过“……我的问题是我自己的转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说‘好，几年前你在想这个，而现在你又在说别的东西’，我的答复是‘好，你认为所有那些年间我那样努力地工作，而要说同样的事情，不会有所改变吗？’”（1988：14）

^③ 有两次访谈记录对了解福柯晚期思想转变特别重要：《论伦理学的系谱》（1983）、《自我伦理学是一种自由的实践》（1984）（Foucault，1997：253—301）。

的问题，而是关注自我或主体之构成的方法及过程，或者他所谓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主体不是给定的、也不是超验的，而是在经验世界中逐渐形成的，包括借着他所谓的“自我技艺”以形塑主体或自我。

他认为各种文明都发展出一些方法或技术来锻炼、提升或改变自我，以达到自我或主体的某种状态（诸如不朽、圣洁、成圣、成佛等等），这类方法或技术他称之为“自我技艺”，诸如静坐、观想、呼吸导引、苦行、书写自我反思的杂记、散步、禁语、辟谷、念佛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锤炼、改变自己，以朝向某种存在状态的技艺。他在去世之前八个月左右得知自己罹患艾滋病而奋力完成《性史》二、三卷，也是一种自我技艺（“自我书写”）的实践，协助他更平静地面对死亡，善死所以善生，这对自我是一种考验及锻炼。这个自我形塑的观念具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潜力。

福柯晚年倡导的自我伦理学是一种美学化的伦理学，即把自我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加以雕琢。他曾慨叹在西方社会，艺术素来只是和物有关，而和人或生活无关，他主张人和生活应该也可以成为艺术品，像灯、房子或绘画一样。他提出的“生存美学”也是基于这个想法。^①

他的伦理学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伦理学（ethics of creativity）（Owen, 1994: ch.10），自我不是给定的或先天的，有一种本质或秘密真理等待人们去发掘或发现；而是反思地建构起来的，甚或要去发明的。这就要求人不断地求新求变，宁可因而造成不一致甚或矛盾。所以他反对“自我同一”（self-identity）的概念。^②

三

在《主体解释学》一书中福柯提出了“精神性知识”的概念，以别于

^① 由于他的伦理学有一种美学化的倾向，与儒家的生命情调不相侔，儒家的礼（例如“克己复礼”）类似福柯所谓的规范，反而与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情调比较接近。庄子的生活及思想深具美学趣味。

^② “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必须是分化的关系、创造的关系、创新的关系。保持相同真是沈闷啊！”（Foucault, 1997: 166）有人称他为“矛盾大师”不无道理。

“认知性知识”，后者属于近代科学知识的范型：一个认知性的主体，遵循客观程序，获得关于研究客体的有系统、可以验证的知识，即可达到真理（“认知性真理”），这种真理的标准在于知识与研究客体的符合。而“精神性知识”则是一个修养主体设定某种关于主体的目标或境界，透过各种修养或苦行的方法，试图改变主体的存在状态，以便获得真理（“精神性真理”）。

精神性主张真理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地赋予主体，主体作为主体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进入真理。它主张真理并非以某种简单的认识行动赋予主体，而此认识行动因其是主体，具有某种主体的结构，而有其基础及正当性。它主张主体必须被改变、转化、易位，而到某种程度变得与其自身不同了，以拥有进入真理的权利。为了把真理赋予主体，主体必须付出代价，而此代价意味着改变主体的存在。主体以其现存状态没有进入真理的能力。（福柯，2005：16 - 17）

认知性的真理只凭着知识或认识就可以达到了，“让主体可以达至真理的条件只是认识”，主体不必做任何改变，这是真理史上的现代期，笛卡尔是始作俑者；相对而言，精神性真理则需要改变主体存在状态才可能达到。精神性知识就是关于主体自我改变之方法、实践和体验的知识。在西洋古代，“怎样达至真理”的哲学问题和精神性实践（可以达至真理的主体转变）密不可分。^① 古希腊“关注自身”必须摆在这里来了解，从而可以含摄“认识自身”。由此福柯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古代哲学的顶峰，而是例外。福柯认为爱（*Erôs*）和苦行（*askêsis*）是西洋史上主体为了获得真理必须自我改变的两种主要方式。

《主体解释学》原是福柯1981 - 1982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该书于2001年出版，对理解晚期福柯思想具有关键作用。在其中福柯对于他的真理观以及主体与真理的关系有比较直接、深刻的探讨。和1983年一次访

^① 东方古代何尝不然！这也就是为什么，编者接触福柯晚期思想有惊艳之叹，且有浓浓的乡愁。从这里也可以管窥跨文化比较的一个参照点。

谈中说的互相呼应：

我知道知识能改变我们，真理不仅是一种解读（解释）世界的方式（或许我们所谓的真理无法解读任何东西），而且假若我知道真理，我将会被改变。或许我将被拯救，或许我将死去，但我想那对我无论如何是一样的。（笑声）（Foucault, 1988: 14, 强调系引者所加）

这里所说的“知识”就是精神性知识、“真理”就是精神性真理，这种知识及真理如上所述，系以改变主体为目的，也是能改变主体的。访谈中也说他努力工作就是想要改变自己，一个人的自我被他的知识所改变是很接近美感经验的事。他问道：一位画家如果不能为他的绘画所改变，为什么他要画呢？（同上引）

四

在中文世界探讨福柯晚期思想的文献尚不多见，或许是因为他前期思想让人目眩神迷，相对而言，后期思想及作品显得有点平淡，不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及兴趣；或许是因为前后期思想的差异，根据他的前期思考不容易理解后期的思想。

本书的文章分为两编，上编主要析论福柯晚期思想：黄瑞祺“自我修养与自我创新”、何乏笔“修养与批判：福柯《主体解释学》初探”、杨凯麟“自我的去作品化”、黄冠冈的“福柯晚期主体的形构与转化”、李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黄瑞祺的“福柯之死及其生死观”比较集中于探讨福柯的晚期思想（包括晚期的权力观）；下编进行对照、比较以及申论：何乏笔“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阿道与福柯修养论之差异”比较福柯晚期与阿道的自我观，林志明“权力与正常化”透过福柯的课程记录分析他的权力观的转变，万胥亭“‘魔鬼’或‘分身’”透过现代主义对福柯思想转变作一个概观，上述三篇文章都涉及晚期思想的演变。高荣

禧“福柯与精神分析”探讨福柯与心理分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陈泓易“福柯的‘何谓启蒙’与波德莱尔的‘可逆性辩证’”则是试图从福柯“何谓启蒙”一文来理解波德莱尔，上述两篇文章也都触及了他的晚期思想。赖军维“福柯论萨德侯爵之情色语言”探讨福柯对萨德情色语言的评论；苏哲安“未来的哲学”从1978年福柯第二度前往日本，在世音寺与禅僧的对话为出发点，探讨东西文化翻译的问题。在福柯与日本禅僧的对话中，“自我修养”与“无我”（或“去除我执”）之间的差异似乎很难融通。（Foucault, 1999: 110 - 114）不过福柯的生死观和日本的自杀美学倒是比较接近，对二者而言，自杀都是自我完成的一个动作，而非无我的一个表现。而上述黄瑞祺“福柯之死及其生死观”则专门探讨福柯的生死观。

本书为年轻一代福柯研究者的一个成果结集，借着本书在大陆出版，希望能和大陆的福柯研究者及读者交流、切磋。

参考文献

- 黄瑞祺主编，2005，《再见傅柯：傅柯晚期思想新论》，台北：松慧文化。
- 黄瑞祺主编，2001，《后学新论》，台北：左岸。
- 笛卡尔，2002，《谈谈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Foucault, M., 1988,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 1997,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New Press.
- , 1999, “Michel Foucault and Zen: A Stay in a Zen Temple (1978),”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by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Routledge, pp.110 - 114.
- , 2005,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 2005,《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Owen, D., 1994, *Maturity and Modern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上 编

思想析论

自我修养与自我创新： 晚年福柯的主体/自我观

黄瑞祺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探讨福柯晚期（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自我观及其含义。他的主体/自我观的核心就是自我塑造、自我转变、自我突破或者自我创新，而且具有审美价值。他要求把自我或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一般来创作，所以他说过不是要去发现自我（发现自我的内在本质或秘密），而是要去发明、去创造自我。他说的“生存美学”也是这个意思。他反对一般学者所谓的“自我同一”（self-identity）——自我与自我同一，他认为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分化的、创造的、革新的关系。他提出的自我技艺及自我实践等概念都是环绕着自我创新的方法和过程。而这些都是出于“自我关注”，这是他的出发点。他晚期转而谈古希腊罗马的伦理学，也提出他自己的伦理学主张，他的伦理学不是一般的伦理学，而是所谓的“个人式的伦理学”（personal ethics），针对主体自我塑造成为一个主体的过程（所谓“主体化”）的思考，亦即借他所谓的“自我技艺”来塑造主体。所以他晚期并不是回归主体，而是关注主体化的方式。他提出的极限体验（limit experiences）（如性极限体验、政治极限体验等等）及越界行为都是要突破既有的自我，而要有所创新。所以他的修养论也不同于一般的修养论，而是一种追求自我创新的修养实践。我们若把他和西方古代思想专家阿道（P. Hadot）比较，阿道提出“心灵修养”（spiritual exercises）的概念，其实是从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修养论总结出来的一个观念；福柯的修养观则有所创新。

至于我的动机，十分简单。在某些人看来，我希望它自身是充分的，那就是好奇心，而且是唯一值得我坚持不懈地去实践的好奇心。不过，这种好奇心不是去吸收适合认识的东西，而是使得自我超越得以可能。（1985：8，强调为引者所加）

他把比最恐怖的宗教更为专制的一种规训强加在自己身上，使他的身体、行为、感觉及热情、他的存在本身都成为一件艺术品。借着这种方式，力求摆脱他自己。所以他不是要发现他的自我、他的秘密、隐藏的真理，而是要发明他的自我、创造自我。（Foucault, 1984：41 - 42，强调系引者所加）

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必须是分化的、创造的、创新的关系。保持相同真是沉闷啊！（Foucault, 1997：166，强调系引者所加）

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一致（相同），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官僚及警察，让他们来监督我们的文章是否合乎规矩。（引自 Foucault, 1988b：ix）

……我知道知识能转变我们，真理不仅是一种解读（解释）世界的方式（或许我们所谓的真理无法解释任何东西），而且假若我知道真理，我将会被改变。或许我将被拯救，或许我将死去，但我想那对我无论如何是一样的。（笑声）（Foucault, 1988b：14，强调系引者所加）

“用你的一辈子来学习如何生活”，这要求人们把他们的存在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修行。（Foucault, 1986：48 - 49）^①

^① 有趣的是，德里达（Derrida）在其近著《马克思的幽灵》也是从类似的“学会生活”的观点来论述的。（1999：1 - 6）

哲学或扩大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大抵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偏向非个人化的哲学论述 (philosophical discourse)，偏重概念思辨或语言分析，哲学纯粹作为一种思辨或论述，和思想家的性格或生活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经常要把二者分开，以求“客观”；另一种是偏向个人化的哲学生活 (philosophical life)，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试图把哲学实践或体现在生活当中。上述的区别主要是一种理念型 (ideal type)，实际的思想学说和思想家的人格及生活多少都有所关联^①。

福柯的学问和他的人生密切联系，他自言他的每一项著作都是他的传记的某一个片段，而且在思想工作他注重体验 [尤其是极限体验 (limit experience)，详后]。晚近兴起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艺术”的风气和他的学说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他的学问就是这种形态，另一方面他晚年所着迷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也是同样这种形态的哲学，他之所以着迷于此，或许部分也是这个原因^②。

再者，福柯晚年探讨古希腊罗马哲学，重新发现关注自身 (care of the self) 及自我修养 (cultivation of the self) 的原则，隐约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修养论，也将再度开启当代探究“修养”的风气。修养是古代文化 (不管东西方)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西方古代思想的一个汇通处或贯通点，而在偏重知识论的近现代哲学中却相当被忽视。

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由于艾滋病猝然去世，享年57岁。福柯晚年转而关切伦理学的问题，此伦理学对福柯而言，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行为规律，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实践、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美学 (aesthetics

① 类似的区分不乏先例，例如美国哲学家尼哈马斯 (Alexander Nehamas) 就把哲学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论哲学家”或“体系哲学家”，另一种是“生活艺术的哲学家”，后者为具个人风格或个人独特性的哲学家，这种哲学家他列举的有：Montaigne, Nietzsche, Foucault, Pascal, Schopenhauer, Kierkegaard, Emerson, Thoreau 等。(Nehamas, 1998: 3 ff.) 这些人当中有的一般不是把他们归类为哲学家，如 Montaigne, Pascal, Thoreau，甚至福柯能否算是哲学家都会有所争议，有人把他当作史学家。不过这类问题在福柯看来可能根本不存在，他不会安分于传统范畴，越界创新是他的天性。所以尼哈马斯所谓的哲学是很广义的，和本文类似。

② 在当代欧美学术界“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之蔚为风气，一部分也受法国哲学家阿道 (P. Hadot) 的影响，他的一部著作就名为《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英文版) (Hadot, 1995)。福柯在《性史》第二、三卷的参考书目中都提到阿道的上述著作；而阿道上述著作也评论过福柯的观点 (Hadot, 1995: 206 - 213)。